

险难中的

共和国领袖与将帅

文川 杨纯麟 编

- 毛泽东粉碎林彪政变阴谋
-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遇险
- 朱德反对“打倒一切”
- 刘少奇在河南开封蒙难
- 邓小平第一次被剥夺军权
- 青年陶铸，胆识过人
- 彭德怀遭劫，雄威犹存
- 刘伯承险走何小寨
- 陈毅决不当“墙头草”
- 李志民生离死别，不辞革命
- 陈赓历万险而志愈坚
- 毛泽民牺牲前后
- 王震在逆境中不忘抓生产
- 孙毅遭受批判，读书千万
- 杨得志忆粉碎敌人“绞杀战”
- 秦基伟谈朝鲜战场上的意志较量

解放军出版社

1st
W 631

险难中的

共和国领袖与将帅

文川
杨纯麟
编

解
放
军
出
版
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/文 川 杨纯麟编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65-4637-X

I. 险… II. 文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231 号

书 名: 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

著 者: 文 川 杨纯麟编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: 瑞德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者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开本

印 张: 14

字 数: 339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3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

书 号: ISBN 7-5065-4673-X/I·691

定 价: 32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调换)

目 录

浏阳遇险 巧妙脱身

——毛泽东用计退团丁…… 赵大义 高永芬 邵永贵(1)

赶紧脱身 走为上策

——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分裂党、分裂红军的

斗争…………… 赵大义 高永芬 邵永贵(8)

惊心动魄 化险为夷

——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

阴谋…………… 汪东兴(20)

特务谋害 处之泰然

——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…………… 熊华源(42)

人民领袖 千古奇冤

——刘少奇 1966—1969 …………… 黄 峥(56)

度量宏大 胸襟宽广

——朱德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…………… 姚建平(118)

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

——关于在中央苏区的“邓、毛、谢、古”事件 …… 毛 毛(136)

遭遇敌军 沉着应对

——陶铸在辽吉境内的四次遇险…………… 寒应泰(148)

身入虎穴 胆识过人

——陶铸厦门破狱救战友…………… 郑笑枫 舒 玲(162)

历史真相 公诸大众

——“六十一人集团”出狱经过…………… 薄一波(176)

“人要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”

——彭德怀遭劫持内幕…………… 马秦泉(192)

敌机轰炸 再次遇险

——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遭空袭…………… 杨 迪(239)

遭遇险境 指挥有方

——刘伯承险走何小寨…………… 屈德寿(246)

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

——陈毅元帅坚守岗位…………… 《陈毅传》编写组(262)

实事求是 发扬民主

——罗荣桓同林彪的一次原则

斗争…………… 《罗荣桓传》编写组(296)

林彪诬陷 名将冤死

——徐海东长天“虎”啸…………… 杨万福 田 林 润 州(313)

九死一生 坚信革命

——陈赓历万险而志愈坚…………… 胥佩兰 郑鹏飞(323)

无愧人民 无愧先烈

——王震在逆境中不忘抓生产…………… 《王震传》编写组(335)

遭受批判 读书千万

——孙毅蒙冤不忘积学以储室…………… 赵勇田 仝玉林(361)

舍生离亲 不辞革命

——李志民血洒路口镇…………… 李志民(383)

浩然正气 忠烈献身

——毛泽民牺牲前后…………… 朱天红 逸 晚(391)

英勇机智 粉碎“绞杀”

——朝鲜战场上神勇的炮兵…………… 杨得志(421)

硝烟弥漫 意志较量

——难忘的七天七夜上甘岭战役…………… 秦基伟(435)

浏阳遇险 巧妙脱身

——毛泽东用计退团丁

1927年党的“八七”会议之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，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。

8月18日，毛泽东和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，共同制定了起义计划。会议决定以长沙为中心，发动湘东各县起义。会议提出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，应当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。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。

9月初，毛泽东赴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。会议决定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，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，湖南平江、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鄂南崇阳、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，下辖三个团，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，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，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，共5000余人。由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。会议还制定了左中右三路进击、会攻长沙的军事部署。计划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及株萍铁路，11日各县起义，16日长沙起义。会后，毛泽东将前线的军事计划报告湖南省委，并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，将湖南省委秋暴计划和前线军事部署分别通知前委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团，要求立即投入起义准备，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实行武装暴动。

毛泽东在安源的工作已安排就绪，准备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党员易子义陪同，赴铜鼓领导中路军第三团起义。

毛泽东身穿白线褂子和白细布长裤，陪同的潘心源、易子义也经过乔装打扮，三人从安源出发了。在路上，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，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。他们抄小路，绕过了敌人盘踞的萍乡，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，在客店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正在吃早餐，忽听外面一片狗叫声，随着又是阵阵的叫喊声。毛泽东问店老板：“外头在干么子呀？”老板回答说：“准是‘铲共团’在抓人哩，三天两头闹腾一回，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的共产党！”话音刚落，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跨进屋。

其中一个团丁边上下打量着边恶狠狠地问：“你们从哪儿来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，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、桐油的。”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，镇定自若地答道。

“有证件吗？”另一个团丁跟着盘问。

“有。”毛泽东沉着地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递过去，“你看！这是矿上的证明。”

几个团丁凑在一起，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破绽，把证明信交给毛泽东，刚要转身离去，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团丁，显然是个小头目。他歪着脑袋问这几个团丁：

“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队长，我们查过了，他们是采购员。”其中的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回答。

“采购员？”被称为队长的人凑近前把毛泽东他们三人上下打量一番，“我看不像，倒有点像共产党。”

“朋友，别误会，我们的确是采购员，要么，你再看看这证明

信！”毛泽东冷静地解释说。

“少废话，把他们通通带到团部去审问，若查出是共产党，哪怕是嫌疑分子，也要按上峰的指示，就地正法。”团丁们不由分说，把毛泽东等人押出了门外。

出来一看，外面还有十几个团丁，抓了不少“共产党嫌疑犯”，而且都用绳子绑着。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，其中一个团丁说：“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，就算了！”幸好有这张证明，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。

团丁们把毛泽东他们作为有证明信的“嫌疑犯”，放在这一串人后面走，不过，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，押送民团总部。刚离开张家坊时，团丁们盯得很紧，走了一段后，他们开始抽烟、说话，对这串“犯人”也有所放松。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，一旦牺牲，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。一定得想办法逃走。毛泽东趁着团丁吸烟借火的工夫，急步走近潘心源，轻声地问：“钱好拿吗？”潘心源回答：“捆在里面，一下子拿不出来。”毛泽东接着说，“也罢！”其实，他身上还有一些钱，无非是想通报一下“要逃”的信息。

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，团丁要毛泽东加快脚步，不要落队。毛泽东看见前边路上有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就计上心来。到了石头跟前，毛泽东装作没看见，故意让石头绊了一跤，然后停下来用手捂着脚直喊疼。

“谁让你停下啦，快走！快走！”一个团丁冲毛泽东喊道。

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。潘心源和“易绍钦”见状，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，就有意地加快了脚步，使一行人拉成了两段。

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，故意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。顿时，团丁的眼睛睁大了许多，并有意靠近毛泽东。毛泽东看是时候了，就侧过身去问团丁：“大哥，尊姓大名，家境如何？”团丁朝前面看了看，

压低声音说：“本人姓黄，家里五口人，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……”这时，毛泽东有意挨着团丁并排走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塞给那个团丁，说：“黄大哥，这点钱，莫要嫌弃，拿去买碗茶喝。”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袋里。

他们在路上走着，走着，机会来了。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大弯，走在前头的看不见后头，而且，路的一边是稻田，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山林，易于躲避。于是毛泽东有意问那个团丁：“黄大哥，到总部还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了！”团丁回答着，并朝山林方向一努嘴，示意毛泽东可以跑了。

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“谢谢黄大哥”，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，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才喊，“不好，跑了一个，跑了一个！”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就往后追。

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，潘心源大声嚷嚷：“你们青天白日到处抓人，搞啥名堂？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！”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愣住了，发起呆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。

“又跑了一个！”几个团丁异口同声地喊。

民团队长看情况不妙，赶忙吹起口哨，命令一部分团丁留在马路上看守，指挥一部分团丁去追赶易子义。

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，减轻易子义的压力，便提高嗓门喊起来：“弟兄们，还不赶快跑呀！”他边喊，边带头朝后跑。队伍乱成一团，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。

毛泽东往后跑十几步后，就拐进山林里朝山上跑。不巧，被一个团丁看见了身影，高喊着：“他朝山上跑了！他朝山上跑了！”边喊边追。听见喊声，几个朝后追的团丁掉转方向，也朝山上追击。

毛泽东翻过山头，来到山脚下一看，前面是一片开阔地，再往前跑就没办法隐蔽了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这时，毛泽东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塘，四周的草长得很高。后边追赶的团丁越来越近，别无选择，毛泽东急忙跳下水塘，匍伏在塘边的草丛里，把整个身子泡在水中。

这时，几个团丁从山上追下来，发现毛泽东不见了。

“妈的，刚才还在前面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，长了翅膀不成？”

“肯定就在附近藏着，搜！”团丁们嚷嚷着。

团丁们开始围着水塘搜，还找来几个农民帮助他们搜查。他们围着水塘，排着横队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有一两次毛泽东用手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，他们用梭镖在草丛里乱刺，有好几次差点儿戳在毛泽东的头上、身上，毛泽东闭上眼睛，心想：完了。没想到，梭镖又抽了回去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降临的夜幕掩护了毛泽东。一个农民拾到毛泽东的一只鞋。几个团丁停止了搜寻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水塘。因为在他们眼里拿走了一个人的鞋，也就等于拿走了他的魂。

毛泽东待团丁撤回后，就从水塘草丛中爬上来，为避免暴露自己又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。鞋没有了，脚扎伤得很厉害。脸和四肢也被树枝刮得血痕道道。毛泽东有点辨不清方向了，就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，又饥又累又渴，正在发愁。一个农民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走过来，毛泽东站起来凑近前去问路：

“老哥，别害怕，我向您打听一下，这离铜鼓城还有多远？”

“铜鼓城，离这可是不近呀！天都快黑了。”这位农民边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毛泽东，并怀疑地问：“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了？”

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，并恳求农民兄弟帮忙。农民答应了，朝山口指着说：“前面炊烟升起的地方就

是我们村子，我担柴你兴许跟不上，你先跟在我后头慢慢走，我把柴担回家就来接你。”毛泽东说：“谢谢老哥，听你安排！”农民担柴刚起步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你放心，我们村子不是民团常出没的地方。”

天黑了，这位好心的农民把毛泽东接到了家里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毛泽东询问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。农民说可以想想办法。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，托农民买一把伞、一双鞋和一些吃的。待毛泽东洗了脸、洗完脚不大一会儿，那位农民就把东西买回来了。毛泽东非常高兴，又同农民谈了一会儿组织农会和秋收暴动的事，因实在太累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这位农民还拿来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让毛泽东换上后就送毛泽东启程。他们通过浏阳和铜鼓的边界，进入铜鼓界内后，这位农民说，铜鼓这边查得不严，一般不会出事的。毛泽东和这位农民一边走一边攀谈着，当他们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，这位农民停住了脚步，告诉毛泽东：“顺着中间这条路走就可以到铜鼓城了，我就不往前送了。”毛泽东非常感激，他再次要这位农民告诉姓名，可这位农民朝他笑笑就走了。

毛泽东一个人继续往前赶路。中午时分，停下来吃点东西，买碗凉茶喝。傍晚，到了一个小镇子。毛泽东为借宿方便，就把身上穿的一件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，横背在肩上，身上只穿一件汗衫。每走到客店门口时就问：“老板，歇得客吗？”

老板眼睛一睁：“歇不得！”

就这样，毛泽东接连碰了几个钉子。当他走到最后一家客店时，就索性不问了。他径直走进去坐下，大声喊：“老板！打水来洗脚！”

老板无可奈何，只得由其住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毛泽东又启程继续赶路。刚一过响，来到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，就遇到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，手提枪杆

喊“站住！”并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前委书记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毛泽东回答：“同你们一样。”又问：“有介绍信吗？”毛泽东说：“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。”他们说：“没有介绍信，只好委屈你先抓起来再说。”

毛泽东倒是不怕义勇军抓的。就这样，毛泽东被黑布蒙上了眼睛，被押到陈知峰的面前。陈知峰问：“你是从哪儿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是从安源来，名叫毛泽东。”

“啊！”陈知峰惊叫了一声，命令押送的队员赶紧给毛泽东松绑，并亲手解下蒙眼的黑布。陈知峰仔细一看，果然是毛委员，就歉意地说：“弄错了，弄错了。”那几个队员站在一旁直发愣。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夸奖说：“你部下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！”说着，毛泽东还风趣地说：“陈知峰，你可知道，我这是第二次当‘在押犯’，所以迟到了。”接着，毛泽东讲述了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，还说，“我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。”

这一天，时逢旧历八月十五，毛泽东和三团官兵一起会餐，欢度中秋佳节。随后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。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“八七会议”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，分析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任务。最后，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，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，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。

第二天清晨，旭日东升，霞光万丈，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，按既定计划爆发了！当时的情景，正如毛泽东在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这首词中写的：

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。

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进。

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仇。

秋收时节暮云愁，霹雳一声暴动。

（赵大义 高永芬、邵永贵）

赶紧脱身 走为上策

——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分裂党、分裂红军的斗争

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山坡上，召开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。相隔12年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在两河口见面了。

在张国焘的眼里，中央领导人一个个缺乏应有的模样。毛泽东又黄又瘦，长发披肩，裤子的膝盖上打着两块补丁，绑腿里像战士一样插着一双筷子，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喝水用的大茶缸子。朱德一脸皱纹，像个伙夫头。周恩来胡子长长的，一脸病恹恹的神情。张闻天的帽檐往下搭拉着，典型的老夫子模样……

张国焘又下意识地看看自己，又白又胖，满面红光，穿着考究，灰色的军装板板正正，大檐军帽也端端正正地扣在头上，身后还有十几个挂着十二响驳壳枪、威风凛凛的卫士。一种“鹤立鸡群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张国焘眼珠一转，问：“恩来兄，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，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？”

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几下，笑着反问道：“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？”

“我们还有10万人。”张国焘得意地回答，并立即追问：“你们呢？”

周恩来“唉”了一声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一方面军伤亡很大，恐怕不到3万人了。”

双方都有些夸张，因为张国焘问得不善，所以周恩来的夸张程度更大些。张国焘很得意，也滋长了野心。

6月26日上午，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、张国焘等十几人。会议集中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。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了报告，认为：川、陕、甘三省地区条件优良，因此决定我军去川、陕、甘开创新革命根据地。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，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，首先占领甘南。他针对张国焘特别强调，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，统一指挥，指挥权集中于军委，这是最高原则。

毛泽东接着说：“在中央苏区的时候，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川陕甘计划。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，不同的是两军会合了，力量大了，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。”并指出，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好处很大，可以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。

彭德怀、朱德、聂荣臻、洛甫等人发言，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。

张国焘的发言，与中央的意见不大一致，强调他的“川康计划”。由于他的主张在会上陷于孤立，最后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。但他借口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攻击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不正确，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。

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。他一回到杂谷脑（理县），就立即召开会议，歪曲两河口会议精神，散布不满情绪，挑拨一、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。并于6月30日，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决定，重新提出退却方针，反对北上建立川陕

甘根据地的方针,主张南打大炮山,北取阿坝,一部向西康发展。

7月10日,张国焘再电党中央,以“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”为由,向中央要权。他开的价码很高:由徐向前任红军总司令,陈昌浩任总政委,周恩来任总参谋长等。陈昌浩心领神会,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,朱德任前线总指挥,周恩来兼总参谋长。张国焘并威胁中央:如果不这样“集中军事领导”,便“无法顺利灭敌”。

显然,张国焘奉行的是实力政治。对此,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,说:“张国焘是个实力派,他有野心,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,一、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。”

不擅权的洛甫以大局为重,当时提出:“我这个总书记让他当好了。”

毛泽东摇摇头说:“张国焘要的是军权,你叫他当总书记,他说不定还不满意呢。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,可又麻烦了。”

毛泽东反复权衡后说:“让他当总政委吧!”并征求病中的周恩来的意见,周恩来表示赞同。然后又与洛甫等同志商量,于7月18日发布了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的命令。

这个职务使张国焘获得了暂时的满足,他开始率四方面军北上。但时间耽误了一个多月,也就给蒋介石足够的调兵遣将时间,失去攻占松潘的战机。如果按原定路线由松潘北上,就会遭到蒋介石的重兵围攻,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。因此,中央不得不改变进军路线,决定由毛儿盖出发,经过草地北上。红军过草地所经受的苦难及重大牺牲,是张国焘伸手要权贻误时机造成的。

8月初,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。会上张国焘提出把红军分成左、右路行动,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,从卓克基北进,取阿坝,控墨洼,继而向北出夏河;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,从毛儿盖出班佑、巴西地区,万一无路可

走,再改经阿坝前进。彭德怀率三军团全部及四军团一部做总预备队,掩护中央机关前进。

8月底,毛泽东率领右路军经过“死亡之海”——草地后,来到了四川省半农半牧的班佑、巴西一带。

巴西是一个村寨,有一百来所茅草屋,还有一个喇嘛庙。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在阿西,徐向前、陈昌浩、叶剑英和前敌指挥部住在巴西。周恩来也住在巴西,此时身体渐渐恢复。阿西和巴西相距不远。

刚一住下,毛泽东立即召集前敌指挥部会议,研究攻打包座的战斗计划。

包座距离班佑、巴西一百多里,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。

红军过草地之后,胡宗南惊慌失措,忙派重兵急进包座,企图阻止红军北上。蒋介石也手谕电告甘、青、宁国民党军各部及地方政府,在包座一带围歼红军。

情况万分紧急。

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尚未过完草地,林彪的一军团人困马乏,减员严重。鉴于此,徐向前和陈昌浩向中央建议: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、第四军承担。

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。

8月29日至31日,经过激战,歼灭胡宗南部五千多人,占领了包座,打开了通往甘南的进军门户。

红军占领了包座,急切等盼左路军前来会合,可是连左路军的影子也没有。对此,毛泽东更加焦虑:如果右路军在此地滞留太久,蒋介石还会发动攻势,也会为张国焘反对北上造成口实。

毛泽东当机立断,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,徐向前、陈昌浩、叶剑

英也参加了会议，讨论制定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。会上，毛泽东提出了运筹帷幄的行动方案，令大家叹服。

会后，毛泽东来找徐向前、陈昌浩商量，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：“包座为我军占领，北进且无强敌阻拦，你们能否做总政委的工作，催他率左路军速来？”

徐向前说：“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，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，带上马匹、牦牛、粮食，去接应他们。”

陈昌浩说：“那就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，待命出发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就这么办！一发电报催，二派部队接。”

于是，毛泽东、徐向前、陈昌浩联合给张国焘发电报：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北进，左路军宜速同右路军会合，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。如能集中主力从武都、西固、岷州间打出，必能争取伟大胜利。

9月1日，张国焘收到毛泽东、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联名电报。此时的张国焘，关心的并不是右路军跨过草地后攻克包座的胜利，也不是从岷州一带打出去，而是由于右路军北上所引起的蒋介石的军事部署。他根据不断获悉的敌情判断：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北上的意图后，调重兵向甘陕集结，而对川西北地区的防守大大减弱，这正是实现他挥师南下的时机。想到这，他打定主意：“变卦！”

当时，他率左路军正行至嘎曲河边。由于是汛期，河水上涨。他便以此为借口，说不能过河去班佑与右路军会合。

朱德亲自带人察看嘎曲河情况，水面虽然较宽，但有的地方水并不深，只不过是一米左右，渡过去不成问题。

当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时，他吐了真言：“玉阶兄，现在我们的处境是，茫茫草地，前进不能，坐待自毙。算了，算了，我看还是掉头回去，只好走南下这步棋了。”

朱德等人有些吃惊，并再三规劝张国焘北上，可他不予理睬，并以红军总政委对重大军事行动有裁决权的特殊身份，随即下令